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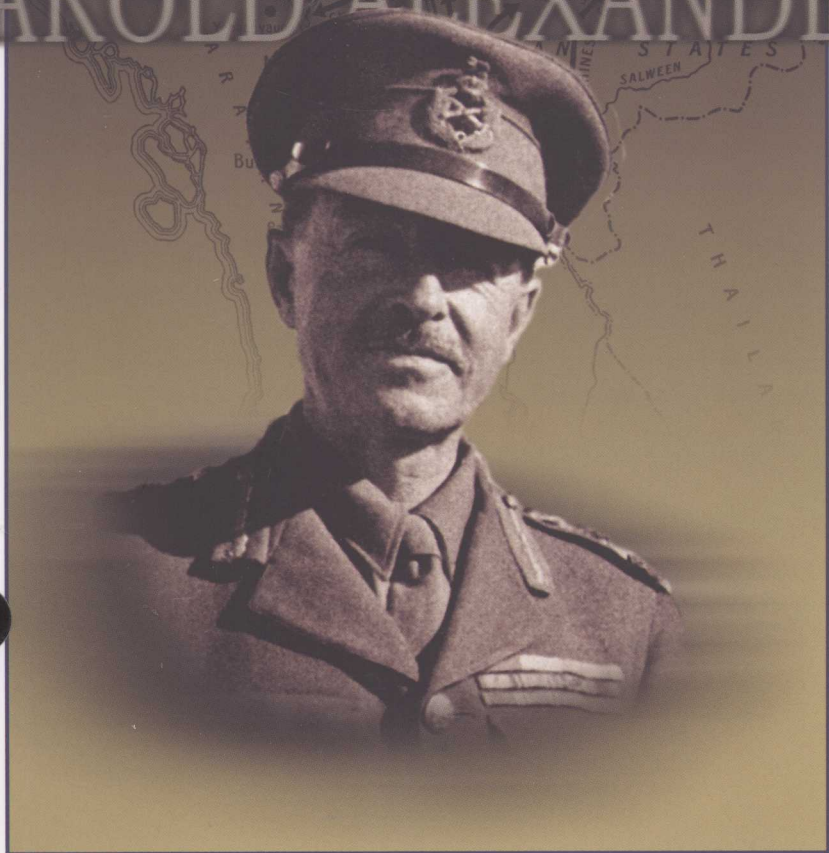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元帅

战争回忆录

〔英〕哈罗德·亚历山大 著

刘卫国 等译

HAROLD ALEXANDER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014013547

K835.615.2

09

亚历山大元帅战争回忆录

1940 - 1945 年

陆军元帅 亚历山大伯爵 [英] 著

刘卫国 审校

刘卫国 刘 雨 马 骁 张利亚 译



解放军出版社



北航

C1700199

K835.615.2

o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历山大元帅战争回忆录/ (英) 亚历山大著; 刘卫国等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65-6756-5

I. ①亚… II. ①亚…②刘… III. ①亚历山大, A. H. (1891~1969) —回忆录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①K835.615.2②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9903 号

图字: 军-2013-210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Frontline Books in 2011
under the title The Alexander Memoirs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30.00 元

前 言

战后不久，作家詹姆斯·罗宾逊曾写过一本关于我父亲的书，寄给他征求意见。我父亲几乎只是粗略浏览了一下书稿便给他回信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它是你的书。”

在其回忆录中，我父亲极少关注个人名誉，他更加关注的是军事战役本身，而不是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的个性。为此，他在撰写本书之前，重访了北非战场。

是他，在向所属指挥官们作必要作战计划简报之前，曾长时间地独自工作；而在此之前，没有人对北非和意大利战役持有更清晰的想法。读者在本书后几章中会看到，他对第一集团军的安德森将军和第八集团军的蒙哥马利将军都给予了完全的信任，因而这两位将军能够将其战略付诸实践。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的同学们到访我家时，曾有一两次，他们抓住任何一点儿机会询问我父亲的战争经历，以期获得一个简短而轻松的建议，但他极少就此话题长篇大论，反而更多地问这些男孩子是否计划服兵役，在那个团服役等等。他对过去事情的兴趣不大，而且放置多年的许许多多战争书籍从未读过便移交给了图书

馆。

我父亲一个主要而且持久不衰的兴趣（始自少年时期）是画油画。他特别喜欢在爱德华·西戈的陪伴下远赴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去画画。西戈是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在意大利战役期间，他曾以军官的面目掩饰艺术家身份，在那冰天雪地的冬季里，以其卓越的能力画出了许多非常引人注目的水彩画和钢笔画。我父亲的另一位画伴是温斯顿·丘吉尔。他曾于1945年大选之后在意大利度过一个较长的假期，与我父亲一起画画。

虽然我父亲在1950年代必须继续服役，但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武装部队的性质已经变了——维持和平的作用越来越大。我父亲在我兄弟和我的职业选择上完全保持中立。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兄弟俩都曾到他的那个团（爱尔兰近卫军团）短期服役。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在两次大战期间都是主动服役，并且生存了下来，但就我所记，他们没有一个人赞美过战争，而且在本书中也没有赞美，丝毫都没有。

谢恩·亚历山大
2010年

编者注：前言作者为亚历山大伯爵的儿子。

序 言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伯爵于1969年6月16日逝世。最后一位伟大的英国英雄从此逝去。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各方面都最具经验的野战指挥官。他曾经在每一个指挥级别上战斗过，从中尉直至陆军元帅。他曾在1919年指挥德国部队在西部战线战斗，曾在中东、印度和西北边境执行过殖民地治安任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曾是最后一位离开敦刻尔克的军官；曾将在缅甸的英国和印度军队带进印度；曾在中东和北非指挥英国军队，并担任英美联军的总司令，到德意军队于1943年5月在突尼斯投降时，共俘获了25万轴心国部队。他是西西里战役和整个意大利战役的总司令。就是在意大利，德国于1945年5月签署了第一份无条件投降书。战后，他在温斯顿第二届政府中服务，并曾担任加拿大总督，接纳了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欧洲犹太人到那里，使他们有机会创造新的生活。

后来，他退休了，在最后的岁月里过着简简简单单的生活。作为一名颇具才华的艺术家，他作画、旅行，从事建筑项目，与家人一起打发时光。他很少向后看。尽管经历了从维多利亚女王到伊莉莎

白二世女王两个世代，尽管职业曾带他到天涯海角，面对无数死亡，但他一直是一位向前看的人，拥抱着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凡是见过他的人，无人怀疑他的正直，正如他一贯为人所知的那样；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他过于谦虚，不喜欢自吹自擂。这种谦虚谨慎是自孩提时代就打下的烙印。在童年时期，他一直被教育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要尊重荣誉、责任和完美的行为方式。

亚历山大是卡列登伯爵家的第三个儿子，其贵族背景非常鲜明。他的童年时光都用于在北爱尔兰泰隆郡卡列登领地里的射击、钓鱼和绘画。15岁时，他被送到哈罗公学。在那里，他的体育特别突出。在哈罗公学的最后一年，他参加了在伦敦大板球场的福勒比赛。这是最著名的伊顿公学与哈罗公学的板球比赛。从哈罗公学毕业后，他直接进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官学校，并于1911年19岁时毕业。作为一位心高气傲的乌尔斯特人，他决定加入爱尔兰近卫军。“米克斯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1900年才由维多利亚女王创立。它的成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爱尔兰人。“他们是我亲密的朋友。”他后来说道，“在米克斯团，官兵融洽的氛围非常浓烈。爱尔兰人非常热爱他们的领导人，这点我从孩提时代就已经发现了，而且他们之间相处的方式也非常自然。”作为士兵，他是优秀的，同时他也成长为一位英俊潇洒、体魄强壮的年青人和举止优雅的绅士。在履行职责的间隙，他找到很多时间去参加舞会，欣赏歌剧，去打猎、射击、拳击和打马球，还打板球和高尔夫。他甚至去参加布鲁克林的摩托车赛。在1914年复活节，他进入了爱尔兰最著名

的速跑比赛——“爱尔兰英里”赛，并相当轻松地赢得了比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漫长四年使他成长为一名斗士。他相当坦率地承认乐在其中，尽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于）整个战争期间都在战斗部队任职。在1914年9月的第一次伊普尔会战中，他的大腿、手臂负了重伤，退役回家。他恢复得相当好，于是决定尽快返回前线。为了向一名谨小慎微的医生证明已足够强壮，他在一天的时间里徒步走了64英里。这就够了。1915年4月，他归队，并在不久之后的夏天带领他的连队参加了洛斯会战。他声名鹊起，不仅因为其非凡的个人勇气，而且因为异常的沉着冷静和快速决策的天赋。由于他不顾个人安危，总是能够将大家从前线带回来，所以很快就获得了部下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他后来又负了两次伤，并在索姆河会战、康布雷会战和帕斯尚尔会战中生存了下来。到1917年刚刚25岁时，他就晋升为现役中校，指挥第二营。停战时，他已经荣获一枚优异服务勋章和勋表、一枚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并因5次派遣而受到表彰。但是，他的战斗经历并未在大战结束后停止。1919年，他被派去指挥波罗的海后备军。这支部队是抗击北俄战争中拉脱维亚集团军的一部分。由于他的手下大多数都是德国人，所以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指挥官中唯一指挥过德国人作战的指挥官。经过参谋学院培训之后，他被任命为参谋，继续在西北边境的部队服役。在那里，他的长官克劳德·奥金莱克准将非常欣赏其卓越的效率，并由此开始了与他持续终生的友谊。

当1939年战争爆发时，这位“镀金”的军官是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之一，指挥着第一师。他率部奔赴法国，在1940年5月英军撤退之后，他留在后面监管英军部队的最后撤离。他直到6月3日，也就是英军撤离行动的最后一天才撤回。

在接下来的两年战争时间里，亚历山大待在英国。他感到所指挥的大多数步兵部队简直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他们没有敌火下行动的经验。同时，多数下级军官和非现役军官对初级战术仅有一些理论上的了解。随后，他开始大力开展战斗训练（班排战术训练）。在这类训练中，下级指挥官要以更加贴近实战的方式学会此类战术，而且要使用实弹。在这些演练中，指挥官要下达一些简单的指令，比如“卧倒、匍匐前进、观察、射击”等，通过强化灌输，使士兵能够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自动做出反应。此类演练还要提供某种他认为面临德军时会遇到的恐怖情境，比如飞机俯冲轰炸，炮火射击，机关枪射击等。他认为所有部队符合实战要求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死亡学校”系统对1941年之后进入战斗的英军部队产生了显著影响。即使在今天，简单、统一命令、严酷的障碍课程以及运用实弹的演练，也是英军士兵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在指挥南方司令部期间，亚历山大引起了丘吉尔的注意。首相之所以关注他，当然会受到其贵族背景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冷静控制能力和独一无二的军事履历。即使是在缅甸，另一次从失败中的撤退，亚历山大的镇定和在恶劣态势下争取最好结

果的能力，也是令人钦佩的。

貌如其人。亚历山大尽管非常谦逊，却注重穿着。他总是衣冠楚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次休假时，他看到一位俄国军官戴了一顶高顶帽，帽檐向下及眼。亚历山大非常喜欢这种设计，以至于直接到他位于詹姆斯大街的制帽商那里，制作了一顶完全相同的帽子。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戴这种帽子，仅仅因为它“有范儿”。

还有很多轶事。他从不赌咒发誓，称某事“无聊”、“讨厌”就是最高级的诅咒。除了在帕斯尚尔会战期间他的几个手下不给两个濒死的德国人喝水那次之外，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脾气。他饮酒，但从未喝醉过；只要一有机会，就画速写或油画；能说数种外语，包括德语、法语、俄语，而且是在缅甸期间用心去学乌尔都语的极少数几个英国军官（不包括印度军官）之一。

他还拥有极佳的判断力，以及也许更重要的对其所指挥的部下的理解力。他了解有多少人能够忍耐，了解能够希望他们怎么样。他了解在战斗中军人需要信任和经验，并了解战斗途径——准备，避开或克服潜在的障碍——是通向胜利的关键。

这使他能够在第八集团军于1942年夏秋两季开始北非反攻时坐稳位子。尽管阿拉曼看上去是蒙哥马利的胜利，但亚历山大是蒙蒂的老板，理所当然地应当享有这一英国命运转折点所带来的任何荣耀。与此同时，虽然英美联军已经在西北非登陆，但直到1943年初仍进展迟缓，美军也第一次尝到了战场失败的滋味。亚历山大

出任集团军群指挥官，并在 10 天内就转变了败局。8 个星期之后，迎来了北非的最后胜利，他本人也获得了爵位。他显示出鲜有的带领联合军队的能力。这种技能在他率领盟国联军在西西里取得第一个胜利以及接着进入意大利南部的作战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卡西诺战斗和安齐奥登陆常被视为盟军与德军作战的最低点，缺乏兵力和装备，特别是缺少舰船，再加上天气恶劣，这些因素都不是亚历山大所能控制的。无可争辩的是，1944 年 6 月 5 日最终攻陷罗马（这场持续月余的战役是亚历克斯所指挥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役），对驻意大利德军的毁灭性失败起到了重要作用。亚历山大对此后意大利战局的战略，受到了诺曼底登陆和西北欧战局优先的影响。但是，在任集团军群司令和盟军总司令期间，他不仅设法取得了在意大利的完胜，同时避免了希腊陷入内战。在意大利，他统领着由 23 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军队，但其所属指挥官中没有一人说他的坏话。特别是美国人，虽然与英国盟军常有龃龉，但其指挥官却没有一人不对亚历山大称赞有加。确实，艾森豪威尔希望诺曼底登陆领导盟军陆上部队的是亚历山大而不是蒙哥马利。在战争中，对别人的同情以及赢得下属尊敬和威望的能力，是任何一级指挥官都应具备的重要素质，但对位于指挥链更高层的指挥官来说，则尤其重要。在联军作战中，这一素质甚至更加具有决定性，就像亚历山大从在突尼斯指挥第十八集团军群那一刻起到战争结束所表现的那样。

亚历山大另一项少有的能力是对各级指挥要求的天才理解。作

为中东总司令，他的工作是做一个监督者和协调者。他给蒙哥马利提供意见和建议，但从不告诉他的部属如何指挥第八集团军。但是，在突尼斯，他却实施了更多的实际指挥。他确实是这么做的——指挥两个集团军，对作战方案作出指示，而且非常成功。他对所属的一些将军大胆放手，任其发挥，而对另一些将军则约束较紧。他曾在对待巴顿将军的问题上受到指责。那时巴顿在突尼斯南部指挥美军第二军。亚历克斯曾六次改变给巴顿的命令，当然这并不是犹豫不决，而是因为他认为巴顿虽然激情四射，但也容易冲动冒进。亚历克斯不准备坐视不管，而任由巴顿指挥第二军行动。命令的改变反映了态势和作战要求的变化，而不是由于厌美症的干扰，实际上他对巴顿颇有好感。有趣的是，几个月后，当巴顿在西里担任集团军司令，并已获得较多的指挥经验时，亚历克斯准备给予巴顿更大的行动自由。

他讨厌吹牛夸口。与巴顿、蒙哥马利以及其他不同，他厌恶任何对自己的宣扬，总是转而赞扬其他人。像他这样曾广为人知的著名人物，在战后竟被其他人掩映了光芒，恐怕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他的回忆录为什么那么简略？在这本回忆录中为什么提及他人比提及自己更多？其原因也在于此。他还是一位向前看而不向后看的人。尽管他对自己的成就和无数荣誉深感骄傲，但他从不用很多时间回忆或谈论过去的荣光，而是更乐于拥抱不断变化、快速进步的世界。直至去世时，他一定是英国第一个将洗碗机立于家中的人，而且还是另一项新发明——玛莎百货速干衬衣的坚定支持者。

他也可以其丰富的幽默感而成为情趣盎然的人。他保留了一本自己速记下来的好笑话或可笑事件的笔记本，同时，他战时与孩子们的通信也充斥着讽刺的幽默和技巧熟练的漫画。这些漫画都是在指挥压力最大时用钢笔画的。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将军之一。重要的是，他不会被忘记。他犯过错误，但成就显著。不过更多的是，他谦逊、低调的品德以及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值得我们尊敬和赞美。当然，在其之后还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詹姆斯

2010 年于荷兰

编者注：序言作者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本书由译者遵照原著翻译，书中所述为原著者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甄别和判断。

作者自序

两年前，我重返北非和意大利战场。能进行这次朝圣之旅，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认为一位指挥官应当记录其大军驰骋疆场的辉煌。特别是，我一直认为意大利的盟军战役应当因其对西方最终胜利所作出的贡献而获得应有的历史荣誉。除去战略因素不说，仅仅在意大利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的地形上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就需要训练有素的士兵们像任何其他战区一样进行同样英勇的战斗和忍耐。

为此，1960年秋天，我离开英国经由雅典前往开罗，然后沿着英国第8集团军以及盟军坦克履带的印迹，从地面或空中横穿西沙漠进入突尼斯，再经过马耳他和西西里，穿过意大利，抵达的里雅斯特。陪同前往的是我的两位前参谋长，一位是陆军元帅哈丁男爵，一位是上将理查德·麦克利里爵士。在追寻著名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后续行程中，我的另一位朋友，本书的合作者约翰·诺斯少校也陪伴在侧。他的任务是将我的思想整理成文。

在接下来要读到的叙述中，读者们将看到重访地中海战争战场

时流淌过我脑际的沉思。这场战争尽管已经进入历史，但那些奋战于这片战场上官兵的身影仍然鲜活地留在我记忆里。

Alexander of Tunis.
Field Marshal

陆军元帅 亚历山大（突尼斯）

温克菲尔德·洛奇

温莎森林，波克夏



意大利和西西里

目 录

前言	(1)
序言	(1)
作者自序	(1)
沙漠	(1)
第一章 重返西沙漠	(1)
第二章 北非的战争	(9)
开罗, 1942 年 8 月	(9)
蒙蒂	(15)
新的第八集团军	(17)
第三章 两场会战	(22)
隆美尔在阿拉姆哈勒法	(22)
阿拉曼回顾	(28)
第四章 “火炬” 清算	(34)
作为战略家的丘吉尔	(34)
驰骋突尼斯	(35)
第五章 两位美国将军	(45)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45)
小乔治·S·巴顿	(49)
作战地图	(53)
阿拉姆哈勒法会战, 1941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	(55)